

雅志高雲

院藏康熙朝旗籍畫家赫奕作品

許文美

赫奕，赫舍里氏，活動於康熙、

雍正朝，今人多遺忘其名，清代畫史《讀畫輯略》卻將赫奕與清初四王中的王原祁（一六四二—一七一五）並稱為「南王北赫」。本院典藏多幅旗籍畫家赫奕作品，十九幅畫軸中十七幅款「臣赫奕恭畫」，其中十三幅更有清聖祖御題。細究赫奕畫風，實際深受王原祁影響。原祁出身江蘇太倉望族，祖父王時敏（一五九二—一六八〇）繪畫發展追承董其昌理論，在文人畫壇居領袖地位。王原祁承襲家風，並有獨創。王原祁因仕宦入京，

畫作並受清聖祖推崇。赫奕得機緣，

問道於王原祁，筆墨多承原祁遺緒。由此看來，未成一代大家的赫奕被稱「南王北赫」說法令人玩味。

由於畫史記載簡略，本文補充正史資料，勾勒赫奕出身及生平。進而比較赫奕與王原祁畫作，呈現赫奕師承與畫風。赫奕畫上康熙御題，亦有助於今人理解清聖祖對文人畫的接受與認識。整體看來，清人入關後既享較高社會地位，卻同時汲取漢人文化；「南王北赫」畫評反映了清初畫壇複雜狀況的一個側面。

赫奕及其家族

《讀畫輯略》（作者不詳，燕京大學圖書館藏寫本編纂抄錄於一七八七—一七九五年間）載赫奕：「字澹士，號碧簫外史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大學士希福之孫，禮部尚書帥顏保之子。官大司空，歷任內務府總管。性澹泊，寡交遊，無世胄習，有韋布風。琴書之外，專事於畫，初樹基於尊古（黃鼎），後問道於麓臺（王原祁），力厚思沉，有元四大家氣味。嘗奉勅作畫，深蒙眷賞，賜額曰：『雅志高雲』。晚歲，家事蕭條，公處

之燕然，惟含毫吮墨，五山十水，而已。所作，多寫唐人詩意，自出機軸，不肯旁人門戶。每成一畫，不紀時日，筆碎而意整，墨乾而氣溼，獨開生面，久稱逸品，南王北赫，名下無虛也。年七十七，無疾而卒於位。」赫奕祖父希福（一五八九—一六五二）是清代開國功臣，《清史列傳》、《碑集傳》、《滿洲名臣傳》皆有傳。其家族世居都英額，再遷哈達。後金努爾哈赤滅哈達後，希福從其兄碩色，率所屬歸附努爾哈赤。因希福通滿、漢、蒙古文字，因此受召直文館，並屢次奉使蒙古部。後隸屬滿洲正黃旗。後金天聰二年（一六二八）九月，皇太極親征察哈爾，希福因徵科爾沁兵有功，於次年授騎都尉。其後，希福從皇太極征燕京敗明兵。後金崇德元年（一六三六），皇

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，希福則為國史院承政，後為弘文院大學士。希福雖居內院、筭機務，期間仍奉使察哈爾、喀爾喀、科爾沁等諸部。清世祖順治元年（一六四四），希福繙進遼、金、元三史奏進。後因與依附睿

親王多爾袞的都統譚泰有隙受計，被革職罷任，尋籍其家。順治八年（一六五一）世祖親政後，為希福雪冤、復職、給產，仍授為弘文院大學士。順治九年（一六五二），希福先後充纂修太宗實錄總裁官、會試主考官、授議政大臣，並且加授世職；十一月，希福病卒，於次年獲贈太保，並由長子奇塔特承襲爵位。

赫奕父親為希福次子帥顏保（一六四一—一六八四），因父蔭於康熙元年（一六六二）被授國史院學士。康熙六年（一六六七）為教習庶吉士、充纂修清世祖實錄副總裁。康熙八年（一六六九）擢為吏部右侍郎，康熙八年至二十年間（一六六九—一六八一）被任命漕運總督。三藩亂時，吳三桂於康熙十三年（一六七四）窺犯江西，清聖祖調總漕帥顏保率領部屬前往駐紮。後因安親王岳樂已統帥抵達南昌而撤回。康熙十七年（一六七八）六月安親王岳樂進征湖南，帥顏保仍率兵鎮守南昌，九月再移兵鎮守吉安。康熙十九年（一六八〇）八月，平南王尚之信事敗被逮，清聖

祖命帥顏保率兵至南雄及韶州，十月又命回漕運總督。康熙二十年（一六八一）五月，帥顏保內陞工部尚書，十二月調禮部尚書。二十三年十二月（一六八四），帥顏保病卒，享年四十四歲。

《滿洲名臣傳》帥顏保列傳後，簡略附「子赫奕，由侍衛授內務府總管，遷工部尚書」之句。赫奕任內務府總管確切年代不詳，不過另據《四庫全書》《欽定熱河志》記載，熱河總管設於康熙四十二年（一七〇三），赫奕即於該年任熱河總管，並於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）復任。再者，《清代職官年表》載康熙五十二年（一七一三），赫奕由內務府總管轉任工部尚書，任期至五十五年（一七一六）止，亦知赫奕在一七一三年前任內務府總管。赫奕子嵩壽（？—一七五五）在《滿洲名臣傳》亦有傳，為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）進士，曾於雍正十二年（一七三四）充日講起居注官。

以正史對照畫史，尚有幾點值得注意。其一，清代文獻關於赫奕所屬



圖三 清 赫奕 〈畫漁父詞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清 赫奕 〈水村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 清 赫奕 〈禁園秋霽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八旗存在兩種說法。《讀畫輯略》、《欽定熱河志》皆作正黃旗，清末李放輯《八旗畫錄》作正白旗。正黃旗與正白旗雖同屬滿洲八旗，但滿人自努爾哈赤時期，正黃旗和鑲黃旗兩旗的領旗貝勒即為大汗，屬八旗精銳，地位特殊。參照赫奕祖、父史料，可

確知赫奕隸屬滿洲正黃旗，非正白旗。其二，赫奕名字正史皆作「赫奕」，但《國朝畫徵錄》、《八旗畫錄》載「赫頤，一作奕」。「赫頤」一說雖不排除滿文 Hei (羅馬拼音) 音譯為漢語，書寫或「奕」或「頤」，卻仍應以「赫奕」為宜。因除正史外，院

藏赫奕畫作落款皆作「赫奕」，「赫頤」一說值得存疑。其三，有關赫奕生卒年，學者武佩聖〈王輩客京師期間之交往與繪畫活動〉一文或為一六四三年至一七二〇年，此說雖符合《讀畫輯略》「年七十七」記載，仍有待商榷。因赫奕父親帥顏保生卒既為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八四年，赫奕生年不可能早至一六四三年，且雍正元年赫奕尚復任熱河總管，卒年應晚於此。筆者以《滿洲名臣傳》載赫奕子嵩壽於乾隆八年十二月（一七四四）「丁父憂」，參照《讀畫輯略》「年七十七」記載，推算赫奕生卒年應為康熙六年（一六六七）至乾隆八年十二月（一七四四）。

赫奕師承及畫風

院藏赫奕作品僅二件確切紀年，另有三件作品可藉畫上御題訂出約略年代。五幅作品依年代先後為《禁園秋霽》（圖一，康熙題於一七〇二年）、《水村圖》（圖二，康熙題於南巡中，不晚於一七〇七年）、《辛卯秋》（一七一一年）《秋日作》（畫漁父詞）

（圖三）、《秋山平遠》（圖四，康熙題於避暑山莊，或為一七一一年後）、《歲次癸巳》（一七一三）二月春分前二日作《林亭軸》。另有十四幅皆款「臣赫奕恭畫」，其中十幅含御題，年代下限應為一七二二年。

《讀畫輯略》載赫奕作畫奠基於黃鼎（一六五〇—一七三〇），後問道於王原祁。他和黃鼎認識交往，很可能在一六九八年前。此側面由王輩（一六三二—一七二七）於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為索芬作《載竹圖》卷後題跋得知。索芬（？—一七〇八）為康熙年間重臣索額圖（？—一七〇三）之子，索額圖祖父碩色即為赫奕祖父希福親兄弟。《載竹圖》緣自黃鼎為索芬成就的韻事，赫奕亦恭逢其盛。索芬跋言：「余性最愛竹……宅東新築書屋三間，南北隙地頗寬敞。……北地苦寒，更無他種，獨多青黃相間者，僅一二丈。惟崇化寺觀音竹乃佳品。昔年曾購得數叢，今已為官物，不復可得。客有黃君尊古者，與余交十年，識余有此癖，不遠千里買舟載方竹、紫竹、湘妃斑竹，以贈



圖五 清 王原祁 〈仿王蒙夏日山居〉 左上角有「晴雲主人珍藏書畫印記」藏印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文化。受滿洲權貴囑託作〈載竹圖〉的江蘇常熟人王翬，原本應宋駿業（二六六一—一七一三）延請，於一六九一年北上入京恭繪《南巡盛典》；一六九五年左右事畢之後，仍留京師，與顯貴、藏家交往。最後或許礙於京城權力傾軋，於一六九八年離京回到江南。相較之下，出身江蘇

太倉書香世家的王原祁畫作不僅在京城受到重視，更進一步得到皇帝親睽。王原祁在京期間與滿人文化權貴亦有往來，一六九一年曾應博爾都（亦為〈載竹圖〉題跋，清太祖曾孫拔都海（二五九六一—一六四六）之子，稱索芬為素庵老親台）之請為院藏石濤〈蘭竹軸〉補坡石。後三年甲

戌年（一六九四）初秋作〈仿王蒙夏日山居〉（圖五）上亦見「晴雲主人珍藏書畫印記」藏印。索芬別號晴雲主人，表明此畫曾為索芬收藏，或許即為索芬所作。從畫史著錄資料來看，康熙三十四年（一六九五）冬，王原祁已在皇家園林暢春園寓直，爾後近二十年的時間逐步陞轉：一六九

種。時幸逢霖雨，且即生笋，修然成林。……適石谷在坐，因寫為卷。余自作短記，時在康熙戊寅，五月十三日也。晴雲主人。」索芬客卿黃鼎因主人愛竹成癖，不遠千里買舟載竹北上。卷後所加長跋為博爾都、赫奕等人所題。赫奕跋言：「余家亦有竹數

十竿，色黃干茸，殊不足觀。北地大概皆此類爾！一日過晴雲書屋，見翠竹盈階，察之皆名種，皆從所未見者……問其何所得之，云自江南載至。……余常愛素庵閑靜恬逸，喜讀書，工於詩，好為韻事。今不遠千里載竹植於齋中。韻矣！乃更

囑王子石谷為之圖，則又韻人而為韻事也。赫奕。」
赫奕跋言反映當時北人對於南方文化事物的喜愛。滿人入關之後，積極學習漢人文化，尤其康熙自幼熟讀四書五經，萬幾餘暇更勤練書法。圍繞皇帝周圍的滿洲親貴，自然傾慕漢



圖四 清 赫奕 〈秋山平遠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文物脈絡

雅志高雲—院藏康熙朝旗幟畫家赫奕作品



圖八 清 王原祁 〈仿李營丘筆意〉 畫上「畫圖留與人看」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而問道於王原祁，想必也與王原祁地位提昇有關。院藏最早紀年作品〈禁園秋霽〉（圖一），主題固然和皇家禁苑有關，卻同時受王原祁以古代風格表現當時對層累畫史認知的影響。畫



圖六 清 王原祁 自題〈仿古山水冊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清 王原祁 〈雲壑流泉〉 畫上「翰林院侍講臣王原祁恭畫」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八年聖祖命特旨改入翰林，補右春坊右中允，轉左春坊左中允。一七〇〇年王原祁以左春坊左中允，入侍南書房；繼升翰林院侍講、侍讀、升左春坊左庶子、翰林院講讀學士、詹事府少詹事，旋升詹事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、戶部左右侍郎。王原祁晚年不少應制作品，如康熙壬午（一七〇二）自題〈仿古山水冊〉即云：「冊中諸幅，皆余應制之作，進呈之後，復取錄素點染之，以存其稿……。」（圖六）。另如〈山川煥采〉款署「右春坊右中允臣王原祁恭畫」、〈雲壑流

泉〉款署「翰林院侍講臣王原祁恭畫」（圖七）。《國朝畫徵錄》描述了康熙觀看王原祁作畫情形：「聖祖嘗幸南書房，時公為供奉，即命畫山水。聖祖憑几而觀，不覺移晷。嘗賜詩有『畫圖留與人看』句，公鑄石為印章，紀念也。」王原祁已卯春（一六九九年）〈仿李營丘筆意〉（圖八）及乙酉年（一七〇五）的〈仿倪瓚山水〉畫上即有此印文（圖九）。

赫奕由向索芬客卿黃鼎習畫，進



圖九 清 王原祁 〈仿倪瓚山水〉 畫上「畫圖留與人看」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作水際旁坡石累累，疏林中紅葉點點，圍牆裡叢竹掩映樓閣，中景一座便橋聯繫遠處坡陀，隔水遠山連綿。石塊皴法處理脫離不了王原祁的黃公望風格。畫中疏林、水景、垂柳、圍籬人家等母題，和赫奕〈畫唐人詩意〉（圖十）、〈水村圖〉（圖二）等意圖類似，都是以宋代趙令穰〈約活動於一〇七〇—一一〇〇〉風格表現水村景致。〈畫唐人詩意〉構圖由右往

左上斜進，右下桃花人家，左上煙霧掩林。北京故宮藏王原祁〈擬盧鴻草堂十志圖〉（約一七〇八年）中〈雲錦淙〉一開，便是以趙令穰風格表現桃花春水。而赫奕〈水村圖〉（圖二）中強調垂柳意象，亦和王原祁〈仿古山水冊〉第十幅〈江柳春意〉（圖十一）相仿，表達上題「趙大年江柳春意」字句，以趙令穰風格密切結合江柳春意。康熙題詩亦以江柳春意發揮：「畿內柳絲未出黃，江南柳色已



圖十一 清 王原祁 《倣古山水冊》第十幅《江柳春意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清 赫奕 《畫唐人詩意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成行，鬱金枝上啼鶯早，積翠河邊待夕陽。」其下並註記「南巡江南新柳」。

王原祁一生追求不懈的元代黃公望（一二六九—一三五四）風格，赫奕亦有承襲。王原祁在康熙丁亥年（二七〇七）初秋作《仿黃公望秋山圖》（圖十二），基於長期對黃公望風格追研，以龍脈、開合、起伏的構圖法則，構成了連綿不斷、虛實相應的山水氣勢。且畫面更聚焦探尋大癡秋山母題，企圖以筆墨設色之妙神合。

《國朝畫徵錄》記載張庚曾在弋陽道中，邂逅山陰聞人克大，見到克大出示王原祁仿大痴法《秋山晴爽圖卷》。張庚並詳載克大詳述其先君在京師為官時，得畫機緣及王原祁繪畫過程：「……乃展紙審顧良久，以淡墨略分輪廓。既而稍辨林壑之概，次立峰石層折、樹木珠幹。……次日，……取前卷少加皴擦。即用淡赭入藤黃少許，渲染山石。以一小熨斗貯微火熨之乾。再以墨筆乾擦石骨，疏點木葉，而山林屋宇、樁渡谿沙瞭然矣。然後以墨綠水珠緩緩渲出陰陽



圖十四 清 王原祁 〈仿倪瓚山水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清 赫奕 〈秋山晴翠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二 清 王原祁 〈仿黃公望秋山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向背。復如前髮之乾。再勾再勒，再染再點；自淡及濃，自疎而密。」王原祁作畫時層層皴染，藉此形成畫面筆墨設色交融效果。由此來看，赫奕〈秋山晴翠〉（圖十三）不僅構圖類似，運用龍脈、開合、起伏的原理，筆墨上也試圖製造色墨交融效果。

赫奕畫作中，除了追隨王原祁的黃公望風格之外，亦有幾幅結合倪瓚和黃公望風格的作品，如〈秋山平遠〉（圖四）、〈秋山凝翠〉、〈丹楓翠岫〉等。這些作品皆以空亭屋舍掩映於疏樹坡石作為前景，中景隔水，遠景為低矮坡陀，襯以連綿遠山。此亦步趨

王原祁企圖融合倪、黃風格作品，如一七〇〇年〈仿倪瓚山水〉（圖十四）採用倪瓚圖式和母題，表現空亭疏樹和隔岸遠山。雖以倪瓚圖式作畫，坡石皴法結組更近於黃公望，由此保留倪瓚作品清雅之氣，減去疏離與哀愁感；看似不經意的鬆秀筆墨，形成了

高雅澹逸的境界。赫奕筆墨雖未若王原祁靈動，佈局虛實亦未若王原祁抽象，一河兩岸構圖仍使〈秋山平遠〉畫面相當疏朗，加上近遠景層層皴染的筆墨融入赭黃及墨綠色彩，疏朗中仍帶著渾厚之意。此外，赫奕帶有米芾、高克恭雲山圖趣的〈煙江漁艇〉（圖十五）亦源自如王原祁〈仿宋元人山水冊〉第四幅〈仿高尚書〉（一六九八年，圖十六）所現。王原祁晚年喜愛的元代吳鎮〈一二八〇—一三五四〉畫風，如〈仿宋元人山水冊〉第五幅〈仿吳仲圭〉（一六九九年，圖十七）所見，赫奕亦有所發揮。〈畫漁父詞〉（一七一一年，圖三）以類似吳鎮〈秋江漁隱〉（圖十八）的佈局，表現漁父悠遊於淡逸渾茫山水的意趣。

赫奕作品與康熙御題

透過王原祁影響，赫奕畫風正如《讀畫輯略》所言具「元四大家氣味」，而康熙亦曾賜額「雅志高雲」，並題字畫上，具體顯示對文人畫的理解與支持。赫奕畫上康熙御題可略分



圖十六 清 王原祁 〈仿古山水冊〉第四幅〈仿高尚畫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清 王原祁 〈仿古山水冊〉第五幅〈仿吳仲圭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御筆大字各一幅，行草唐人五、七言詩各一幅。」又如康熙三十八年（一六九九）南巡時，於三月初八「賜原任工部侍郎李柟『多識畜德』四大字、對聯一幅、唐詩一幅。」有趣的是，單幅唐詩賜書可隨皇帝興致信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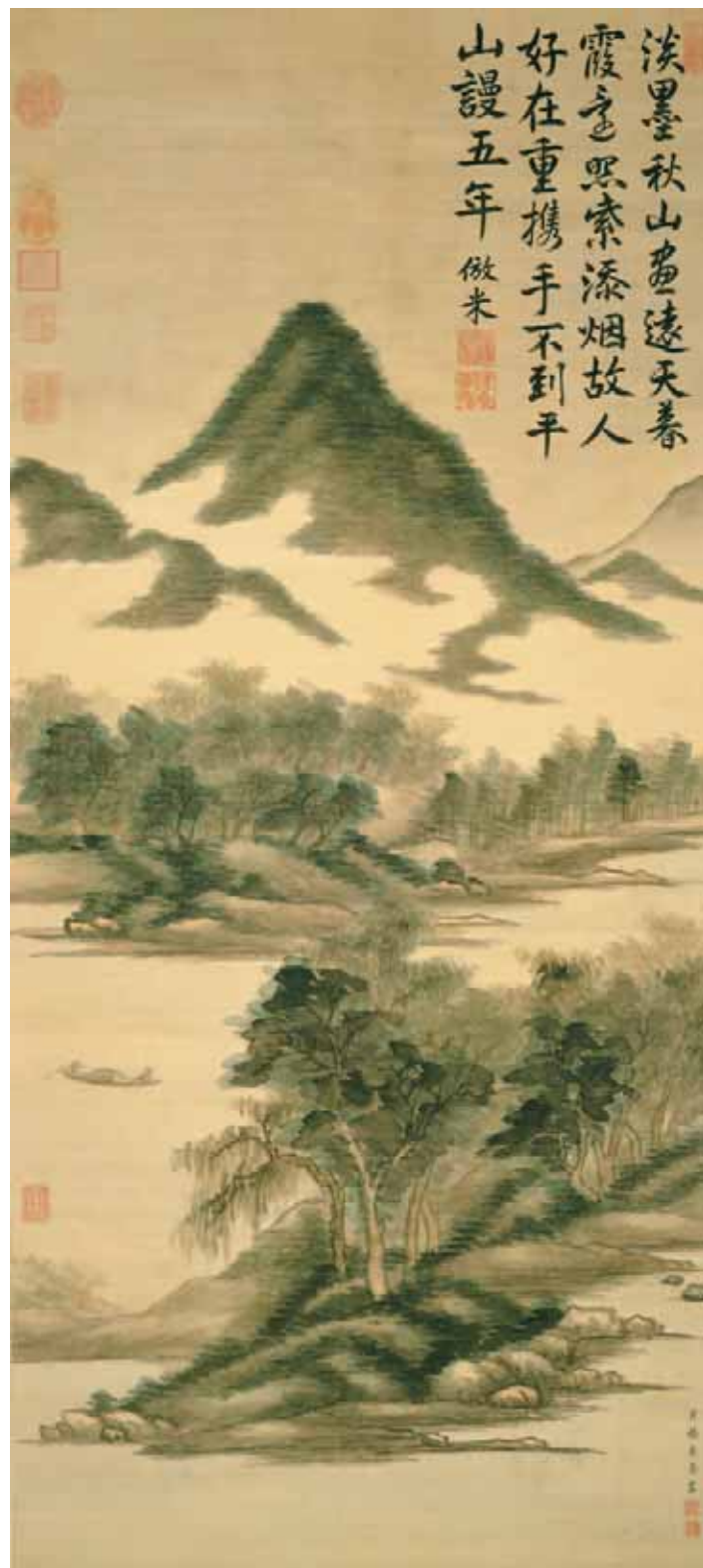
揮毫，畫上題詩就考驗著皇帝學養。赫奕〈唐人詩意〉（圖十）上「兩歇楊林東渡頭，永和三日盪輕舟。故人家在桃花岸，直到門前溪水流。」取自常建〈三日尋李九莊〉詩，詩中描述桃岸人家、流水輕舟，與畫景頗相

合。〈秋山雲樹〉（圖二十）、〈丹楓翠岫〉上題錄唐代張祐詩：「一見秋山色，方憐畫手稀。波濤連壁動，雲物下簷飛。嶺樹冬猶發，江帆暮不歸。端然是漁叟，相向日依依。」雖不盡然相應畫中景致，卻凸顯康熙特以「秋

三類，第一類為康熙自作詩文，第二類為康熙抄錄古詩如唐詩，第三類為康熙抄錄畫評。〈禁園秋霽〉（圖一）、〈茆亭竹樹〉（圖十九）屬第一類。前者「樹冷催蟬咽，荷疎表影長。深秋殘暑氣，微爽待高陽。戶外遠塵跡，園中多蕙香。溶溶新雨霽，吟乏愧成章。」詩文表現幽深皇家苑囿，末句慨懷文才匱乏，亦自然流露

君臣之誼。後者御題〈初秋咏竹〉一詩：「森萃青青繞碧塘，霜姿靄靄動幽香。寒風不變終身節，綠葉紛然映晚涼。」畫面空亭後的竹叢，也許是康熙題寫此詩的靈感。第二類唐詩見於〈唐人詩意〉（圖十）、〈秋山雲樹〉（圖二十）、〈丹楓翠岫〉等幅，是赫奕畫上御題最常見的類別。康熙對唐詩相當重

視，曾於四十六年（一七〇七）完成編纂《御定全唐詩》，而經康熙彙選的《御選全唐詩》亦於五十二年（一七一三）作序。康熙在位之日不時有賜書之舉，賜書中唐詩為重要部分，具體事例如康熙十七年（一六七八）三月二十八日《起居注》所錄「上召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、侍讀學士葉方鶴、侍讀王士禎入侍內廷，蒙上賜



圖十五 清 赫奕 〈煙江漁艇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 清 赫奕 〈秋山雲樹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九 清 赫奕 〈茆亭竹樹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八 元 吳鎮 〈秋江漁隱圖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山」作為主題，呼應赫奕承襲自王原祁黃公望風格的秋山母題。康熙對古代風格的辨識亦有所意識，如赫奕帶有宋代米芾雲山圖意趣的〈煙江漁艇〉（圖十五）上，御題：「淡墨秋山盡遠天，暮霞還照紫添煙，故人好在重攜手，不到平山謾五年。」詩出自宋米芾自書詩〈淡墨詩帖〉，墨蹟現為

北京故宮所藏，為米芾〈詩牘〉一開，上有清初大臣梁清標（一六二〇—一六九一）及王鴻緒（一六四五—一七二三）藏印。以康熙對於書法的熱衷與熟稔，用當時收藏界米芾名作詩句賜予近臣，不僅對畫風來源有畫龍點睛之妙，亦有相得益彰之趣。〈秋山平遠〉（圖四）御題屬於

第三類，見證康熙對董其昌所代表文人畫的推崇：「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為之。樹如屈鐵，山如畫沙，絕去甜俗蹊徑，乃為士氣。不爾，縱儼然入格，已落畫師魔界，不復可救藥矣。若能解脫繩束，便是透網鱗也。避暑山莊觀瀑處臨董其昌論畫。」文字錄自董其昌《畫禪室隨筆》論畫，

流露出康熙贊同「士氣」觀與「甜俗」風的區別。題畫處在避暑山莊，即熱河行宮，是康熙晚年興建的皇家園林，一七〇三年始建於武烈河西岸，一七〇八年初步建成，此後擴建，一七一一年正宮告竣。因此，此幅御題可能作於康熙五十年後。若如陳捷先教授〈康熙皇帝與書法〉一文所論，康熙在四十七年後，因家變及健康問題，幾乎無法作書，此幅御題應可視為聖祖晚年書法的珍貴例子。

小結

赫奕作品延續王原祁代表的正統畫風，對重視才學的康熙而言，正統畫風深植於畫史的作法，更切合其對漢人文化的學習與理解。赫奕多幅作品及畫上御題，見證滿人入關後，清初皇帝、權貴對藝事的參與。在此脈絡下，《讀畫輯略》中稱赫奕「初樹基於尊古」、「後問道於麓臺」的用語亦更易了解；以「問道」敘述赫奕與王原祁關係，實際更貼近清初社會背景。「南王北赫」並稱，也可獲得進一步理解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